



紅衛文化雙刊

反解嚴的斗争

FAN YAN DE DOUZHENG

北京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本書是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廠史的一部分。長辛店是中國工人運動的發源地之一，機車車輛工廠的職工几十年來，在黨的領導下，一直高舉着革命旗幟前進。自總路綫公佈後，他們干劲冲天，創造了許多奇蹟。本書選編的兩篇就是真實而生動地記載他們敢想敢干、苦心鑽研、突破重重困難，在二十五天內試制成功新的火車頭；八十八天內制成祖國第一台六百匹馬力的內燃機車。內燃機車的制成，标志着我國在機械製造工業開始以頭等的技術來武裝我國的鐵路運輸。它是我國鐵路運輸動力發展的里程碑。

六十年来第一台

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厂厂史編委会編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經售

字數 3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張 $1\frac{9}{16}$ 插

1970年3月北京第1版 197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5,000册

統一書号: 10020·1468

定 价: (1)0.11元

12013

837-1
7100

目 次

六十年来第一台.....	(1)
内燃机车的诞生.....	(26)

非 知 册

六十年来第一台

总路线照亮了人们的心

一九五八年五月的一天，我們工厂的代理厂长黄英夫、副厂长向守富几个人，一起坐着一辆小汽车，跑到北京汽车附件厂去参观，同去的还有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张彭。张彭同志是奉为领着长辛店的这几个主要干部去参观人家那个厂怎样制造汽车的。他们到了那工厂一看，只见十几个人正紧张地抡着木锤在几块破木头上砰砰砰地用劲砸着铁板，厂房里有几台简陋的机床转着。附件厂的厂长用手一指，说：“这就是我们制造‘井冈山’牌小汽车的全部家底！”几个人一听，都吃了一惊，不约而同地说：“你们真是敢想敢干呀！”向厂长激动地对张彭同志说：“这回我的思想解放了，老张同志！人家憑这个能造小汽车，我们工厂该有多少机器！我们一定要造一台新机车。”张彭同志说：“好！市委支持你们，但是要求你们争取在‘七一’以前完成，向党献礼。”黄厂长接口回答：“没问题！我们保证让火车跑在汽车的前头！”

他们从汽车附件厂出来以后，不回厂了，黄厂长立刻就跑到铁道部去。刘副部长听说长辛店工厂要造机车，拍手称赞地说：“你们是‘二七’老厂，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呀！好！把所有仓库的大门都敞开，由你们挑选，造的越多越好！”

向厂長的行动更是快，轉業几年来，他仍然保持着軍人的那种泼辣、說干就干的作風。回到厂里，立刻研究了計劃，第二天清早，他就坐上了火車——亲自率領着机車車間主任、工艺科長和技术人員直奔大連去了。从大連訂了大配件，又借来了几千張圖紙，几个人沒用車寄就把这几千張圖紙扛回来了。

要試制新机車的消息，像閃电一样，立刻傳遍了全厂，工人、技术人員、管理干部……全厂到处都在談这件事。

制造机車的确不是一件小事，在全国只有大連工厂和青島四方工厂两个厂能够制造，造的也很少。長辛店工厂开工六十年来还从来沒有人提出过。工厂里一直只是修理机車，沒有制造机車的設備，也沒有人有这么高的技术水平。因此，当时就有人說：“修理工厂怎么能搞制造呀！这不是一口气吹成的，一台車上有三万多另件呀！”也有的說：“要制造也可以，把圖紙描好，把工艺文件、工艺規程、工艺設備、工艺目录都編好，再按部就班的干。”等到这些人一听说四十天內要造成，他們便像博浪鼓似的摇头又摆手說：“绣花也得給个工夫啊，这么大的玩艺兒，今年能造好就算不错了。”

但是，工人們經過了偉大的整風运动，思想觉悟都提高了，好多老工人都說：“道是人走出来的。咱修的是机車，能修就能造！”

正在这时候，一条鼓舞人心的消息傳来了：党的八大二次會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这个充滿劲头的口号給全厂职工带来了無比的喜悅。总路綫照亮了人們的心，大家下了决心，敢想敢干、摩拳擦掌，一定要造我們的火車头。五月廿三日，工

厂党委会上作出了决定：坚决貫徹总路綫，沒有工艺文件、工艺設備，圖紙不全，就依靠羣众、依靠老工人，團結技術人員，以文干、武干加巧干，拳打脚踢的办法造机車。

五月廿四日，向厂长在全体职工大会上作了总动員的报告，他有力地揮动他那仅有的一条左胳膊，象战争的年代里給战士们發布战斗命令似的，嗓門提的老高，情緒特別激动。当他講到“七一”以前造好机車向党的生日獻礼时，被台下暴風雨般的掌声打断了。

戚墅堰铁路工厂，在前兩三个月也在开始試制火車头。这时候，兩厂展开了友誼的竞赛。

苦战第一关

机車上这几万个另件，都得一个一个的現作，其中有一千多件要用鋼水鉄水銅水鑄造，然后再到机床上加工，要鑄造就得先做木模型，然后翻砂。模型就成了先鋒部队里的急先鋒。担任做模型的領工員張夢云，是个有廿多年經驗的模型工，号称“模型班活字典”。可是当他听到在四十天內造出机車时，也有些担心起来，因为，按平常的速度，光全車上的模型就要干兩個多月呀。廿四日的下午，工友們听完动員报告以后，就都來圍着他要活干，可是圖紙还没有來。

在这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們就先进行分組作准备，好多工友买了舞台艺术片“羣英会”的票，都牺牲不去了。討論中，各組就挑起战來，这組提出八号完成，那組就提八号上午，一晚上敲鑼打鼓，挑战書、应战書貼滿了全班。

第二天是一个不平凡的星期天。天一亮張夢云就进厂来，厂房里已經有很多人在整理工具了。他赶紧跑到工艺科去要圖紙。到工艺科一看，被圖紙吓愣了，廿多年来，还是头一次見到这么多圖紙呀！他鼓了鼓力气，把兩大罗圖紙当胸抱了起来。要問有多少張，沒人知道，他抱起时下巴額紧紧贴在圖紙上，走起路来連路都看不見了。

工友們一看圖紙来了，忽拉下子围上来。过去一張圖紙要經過登記、审核、批准、开票、盖章，然后三、四个人再一起討論，来回一搗騰就得用一兩天。現在也沒有这些手續了，直接就往工友手里分，一會兒功夫，每人手里都分到了一迭圖紙。有人說这是瞎干，会出錯誤。工友們說：分工負責，人人都加十二分的小心，保險沒錯。

一霎时，木刨床已經嗡嗡的轉动起来了，飞溅着木屑。大鋸、小鋸、斧子、刨子一齐上陣了。領工員張夢云这时又是檢查員，也当調度員，誰有什么难办的活，都找他，他又成了技術員。無論黑天白日，工友們一叫：“活字典快来！”他就立刻赶到。機車里有个主蒸汽管，就像人的喉門一样，沒它車头动不了。这个活又長又大形狀又多样，兩头圓中間扁，还有几道弯，工友們管它叫“牛脖子”。还得同时作兩套，一套外型，一套里面的芯盒，四个快手也得七十个工才能搗出来，怎么叫它几天就做出来呢？張夢云和工友們愁了几天宅，也沒想出高招来，就去找老翻砂工沈永亮商量。沈永亮是个有經驗的八級工匠，他一听就果斷地說：“行！你有个模样就行。”他停了停又回忆說：“老張，从前咱們的老輩們这样干过，翻砂不用芯盒。就是費点事，弄不好容易出廢品，这玩艺要薄厚均匀，

耐得住二十公斤的水压試驗。这没什么,我們动动腦子干,你們只做一套外型,这样就快多了。”(后来,这位老翻砂工果真用这个办法鑄出来了質量优良的管子。)

上千件的本模型,几乎件件有旋活,可是車間里只有兩台机床,三个人。老师傅王大,一自己晝夜守着一台,叫張志明和小齐两个青年人用一台倒着班干。活太忙,又很多,王师傅就从早晨一直干到深夜,他身上披了一件雨衣,沒活干时就在車間休息一下,什么时候有活什么时候就动手。这个活,旋錯一点就报廢,他們旋的几百件模型,可沒有一件廢品。小伙子張志明本来訂好了日子要結婚,一看王师傅这样的干劲,他把結婚的日期推迟了。

到星期六晚上,在工友們晝夜輪番的苦干巧干之下,上千件模型,已經提前四天全做完了,向党委、向厂部报了喜。晚上十一点張夢云回了家,他往床上一躺,兩腿一伸,这可真要好好睡它一觉了;可是,剛剛睡着,就被他爱人推醒了。他用力睜开眼睛一看,屋里很黑,再一听,屋子外面有雨点的响声。立刻一个念头跳到他心里,那批新模型还放在外面,被雨一淋不就完了嗎?他披上衣服火急地向工厂跑去。

可是等到他三步并二步的跑到車間时,已經有很多工友先来了,他們把模型全盖好了。

張夢云在雨地里站了很久,感动得說不出話来。

第二天是星期日,他剛来到班里,向厂长赶来了。原来工艺科一查配件目录,才發現缺少一件機車排障器(排障器是裝在機車最前面,排除鉄道上障碍用的)。向厂长急了,叫張夢云想个办法。要是現做模型起碼也得二十天才能完成。这时

車間主任和調度科几个人都來了，有人說，作模型來不及了，咱們借用一下別的車上的實物當模型吧，可是實物的光面不光滑，翻砂做不好呀！向廠長問張夢云：“你有沒有辦法？”張夢云一拍腦袋，想了想，然後高興地說：“有，表面不光滑，塗上一層黃蠟不就光滑了嗎！”向廠長聽了，果斷的說：“好！照你說的干！”

正是星期天，沒有預料到要干這拆車的活，因此找不着干這活的工人。調度科的劉鳳同和幾個技術人員知道了，拿着螺絲搬子，串到地溝里，趴在地上就拆起來。他們拆完了，幾個人又揹着送到翻砂車間，把他們過星期日穿的西服都弄得滿身是油了。

可是翻砂車間也沒有人翻砂，車間主任老薄到處找人，他一出厂門正好碰上支廣謙。支廣謙原來是要到街上修理自行車的，薄主任和他一說，他扔下車子就進廠來了。一會兒張耀亭、馬鳳林、王靜友幾個又來了，他們一直干到夜里十點，終於將這個排障器鑄了出來。

怎樣叫車刀拐灣？

部件加工車間王副主任把插床工賈福找來，交給他一件重要任務，讓他加工新機車的汽缸鞍（形狀像個馬鞍）。

他接過圖紙一看，對王主任說：“哎呀！這床子怕干不了這個。”王主任說：“你想想辦法吧！這活實在要的急呀。”

賈福對着圖紙細看。原來，這個汽缸有三噸多重，按照規定應該用大輪旋床進行加工，可是工廠沒有這樣大的設備，只

好到賈福的插床上加工。插床只能上下走刀，加工直道和平面，可这个大汽缸的加工面是半圓形的。这几十年做汽缸修理活时，总是搬一下汽缸再插一刀，这样又費力气，作出来的汽缸也不会光滑，那时是修車，修的是小破汽缸，可是这是新造機車，質量要求很严格，这怎么办呢？

賈福把大汽缸用天車吊在插床子上，用手搖搖把兒，怎么也搖不動，因为連床子帶汽缸就有六噸多重。后来就套上一根管子搬，这样搬一下，插一下，身上立刻冒出汗珠，沒搬半天，累的他腰酸胳膊痛，一看汽缸，插的跟鋸齒一樣，一道子一道子的，这怎么行呢？

他在汽缸上划綫，一開車还是不行，有的工友說：“这个可不好干。”

賈福和王主任說：“活干的不好！十多年了，插床就总加工不好这个圓弧呀！”

王主任看了看加工的汽缸那样兒，又听他这么一說，也很担心，对他說：“想个巧干的办法，再找別人研究研究。实在做不成，咱們就运到大連去加工吧！”王主任說完就走了。

賈福望着車間主任的背影，又望望眼前这个和鋸齒一樣的大汽缸，心里有着說不出的难过，进厂快廿年了，那件活也沒費这个大勁呀。新造的機車又这么急，难道真的沒有办法，必須运到大連去加工？这怎么对得起几年来党的培养呢？他習慣地小油桌上拿起一团棉絲，擦了擦手上的黑油，然后手里拿了一根粉筆，在地上画起来。

这时候，車間里的工友都在替賈福想办法。有人說：这个活要了命也沒法干，不如到砂輪上去磨光。賈福心想：这可是

笑話，砂輪磨又不勻，又慢，那不更難看了！他手中拿着粉筆無意中畫了一個圓圈，定神一看，呀！這圓圈和那汽缸上的圓弧一樣呀！心里忽的一下子想起來，汽缸上面也是半圓形的，那麼叫車刀也走半圓形不就行了嗎？可是車刀怎麼會拐彎呢？

他想呀想呀！左手的煙頭燒着手指頭了，他都不覺得疼。這一天他一連抽了兩盒香煙。

下了班他就跑進新華書店去，把書店里大架子上的書全翻了，可是講插床的書才有兩本，而在這兩本書里，到處也翻不到叫車刀拐彎的話。回到家裏又把他訂了幾年的“機械工人”抱出來，翻了一本又一本，也沒有得到一點希望。

從書本上找不到，他就回家三口兩口趕緊把飯吃完，趴在桌子上畫起草圖來。他的父親賈金城是個有經驗的模型工，賈福把這個關鍵和父親一說，父親點點頭，然後戴上眼鏡拿起木工用的圓規，也在地上畫起來。賈福蹲在父親的旁邊仔細地看着，父親說：“看！你想法子一定能行，這就跟小孩壓木旱船一樣，定住一個圓心，上下一走刀，這汽缸的半圓弧不就出來了嗎？”

賈福一下蹦起老高：“對呀！”他找了一根鐵絲，順手彎成一個半圓形的彎兒，左比右比，父親笑着說：“這就行呀！”賈福還覺得不滿意，又用紙剪了一個模型。

第二天賈福很早就來到了車間，到了插床旁邊，他又仔細的比量了兩遍，就去找車間主任。

車間王主任一聽他想出了辦法，非常高兴，問他：“你畫圖了嗎？拿來我看看。”賈福說：“全在我腦袋里呢？”王主

任一听，就把工程师李鑫培叫来。李鑫培急忙放下别的工作，帮助他画草图。根据贾福想的，他又进行修改，仔细地计算角度，很快就将草图画完了。

这时候，工友们听说贾福要改进插床，都走过来打听个清楚。有的工友凑近贾福说：“贾师傅，用什么样的车刀您尽管说话吧！”“业余时间叫我来帮您忙吧！”

最使贾福感动的要算是车间王主任了。王主任每天帮着去找旧材料，还帮着改装这个刀架子。有一天，王主任和他一起找来一块材料，但是需要切断才能用。这时已经下班了，切割钢板的氧气工已经走了。王主任就把材料扛到拆车车间，恰巧遇见一个要出厂的氧气工。那个工友一听说是为新造机取用的，一句话也没说，重新把工具和氧气装置好，一直干到八点多才帮助切完。贾福说：“受累了。”那个工友一笑：“您为什么，我为什么呀！”

经过五天的苦心钻研，这架叫车刀拐弯的刀架终于装成了。夜里十二点了，王主任和李工程师帮助贾福装好刀架后，就开始试验了。

贾福高兴地一按电钮，那个奇怪的插床走刀架，就不停地走着半圆弧形，一刀接一刀的啃着大汽缸。贾福站在机床旁边，他简直忘记了几天的疲劳。再一看那汽缸，再也看不见像锯齿的那个样子了，磨光瓦亮。人们说：“这大汽缸真比镜子还光亮平滑，简直都能照得见人啦！”

老工人的心

工厂里造机车的消息传到了退休老锻工张顺的耳朵里，老张顺又惊又喜。晚上他兴冲冲地从农业社里的小工厂跑回家去，见到老伴就说：“厂子里造火车头啦……”老伴就瞪：“看你这股嘚叨劲兒，当了一辈子工人，没见过火车头！有什么新奇的。”

“哎！你懂得什么！这可不是小車，長辛店工厂开工六十年，还没造出一台机车来，西太后坐的龙車还是外国货改造的呢！”

老张顺自从二十多岁进厂以后，四十年来他一直修着外国牌子的火车头，直到解放后，才听说国内也能造机车了。可是现在自己的工厂能造火车头了，怎么能不叫老张顺兴奋！

自从听见这消息以后，他又像刚退休那些日子一样，听见厂里汽笛响，心里就不安了，总像什么东西拉他的心似的，天天老惦记着厂里的事，总想进厂来看看。可是自从退休以后，他就一直在家乡的农业社里搞工业，这时，农业社里也在大跃进，正在闢深耕密植高产运动，他研究试制的密植小麦播种机还没弄完，一直也抽不出身来。

这天晚上，张顺睡得迷迷糊糊，忽然听见有人叫门：“张师傅，张师傅！”张顺疑惑自己是做梦，翻个身没有作声。老伴被敲门声惊醒了，问：“谁呀？”

“我！张世荣！”

张世荣是锻工车间的工具员，张顺一听是他，心想糟

糕，莫非是厂里汽锤出了毛病了：猛地坐了起来，披上衣服下了炕，开开门，急忙问道：“什么事这么急？是汽锤出了毛病吧？”

“可不是吗！总是劲不足，昨天夜里打新机车尾梁，可真有点麻烦，这玩艺儿跟盖房的房梁似的，没它机车造不成啊，大伙都急的了不得。向厂长说了，还是请您明天清早进厂去看看，出点高招儿……。”

“哎！真是，为什么不早给我捎个信来，真是……”

他那能等到天明，连忙回到屋里，穿好了衣服，推上自行车就出了家门。

东方天上微微有些发白，天还满是星星。他绕过了山坡，就看见工厂里电焊弧光一阵阵闪着蓝光，铆钉枪放出熟悉的“噔！噔！噔！”的响声，就像在那儿招呼他。

到了工厂门口，天已经亮了，只见厂门口挂着两条长虹似的巨大标语，一条是：“破迷信、争上游，厂老干劲足，苦战三十天，制出新车头”，一条是：“大家齐心干，实现总路线，制成新车头，‘七一’把礼献”。横在厂门上边的是一幅工人高举红旗，跨巨龙，赶过英国约翰牛的彩色画，使人看了起心里高兴。

老张顺一进厂，直奔锻工车间。他刚一进门，车间里的工友们齐声向他打招呼：“啊！张师傅来了！”大家象见了亲人似的，把老张顺围了起来，问长问短，弄得老张顺不知怎样是好。他忙问：“那尾梁打的怎样了？”

带班干活的李伟雄说：“就是汽锤力量太小，打不动活兜，以前咱们最大干过五百公斤的活，这尾梁是一千三百公斤重。我们大家着急了一夜，刚才研究了一个办法，把砧子拆了，换

上塊墊鉄，加大汽錘冲程，試打了一根。”

老張順一听，說：“好啊！我一路上也正想这么个主意。看！赶我走到，你們倒搶在头里把問題解决了。得！讓我帮着你們再打一打看看！”說着就赶忙脫掉制服褲兒，戴上老花鏡，穿着一件白襯衣，挽起袖口要干活兒。

这时車間党支部書記老高，主任老赵急忙跑上去，攔着張順說：“張師傅，別干了，您出点主意，指点指点就行了。”

“什么？你們也嫌我老了？放心吧，我渾身有的是勁兒，我別的干不了，也得給咱們头一台車出把力呀。”

燒鉄爐里噴出熊熊的火焰，第二根起梁的料燒成了，老張順又拿起了当年打道夾板的猛勁，亲自和大家一起干起来。

老張順又圓又胖的臉，一霎时被紅鉄烤紅了，他在厂里干了四十多年，从来沒有干过这么大的活呀！乍一干，胳膊真有点發顫，眼睛烤的發干，嗓子里象冒了烟似的，只見那方鉄随着噹噹的汽錘声馴服地改变着形狀。老張順身上的汗水直往下淌，白小褂像水洗了一样，貼在身上，但是他一点声色不变。

这时主任老赵走过来感激地說：“張師傅，您辛苦了，早点回家歇歇吧，剩下的活兒留給年青人干吧。”

老張順不高兴的說：“怎么，新造机車这台戏不讓我唱啊！我不累，有了总路綫越干越有勁……”

“不是，我是怕您身子吃不消。”赵主任解釋着。

“不要紧，鉄匠的身子比鋼还硬。”他說着說着伸出胳膊来，冲大伙揮动着說：“瞧这肉比你們还硬棒，干它三天三夜都不能怯陣，要不怎么称得起是鉄匠。”說得大伙都笑了起来。

大家看老張順这股干劲，个个像打了强心針一样，精神奋

發，渾身都是勁。從早晨一直干到深夜十二點了，尾梁的模樣才打出來。這時廠長也趕到車間，一眼就看到老張順，關心地上前催他去睡覺。可是老張順笑着說：

“不累呀！你放心吧。”等廠長剛走開，他又和小伙子們干起來了。時鐘敲過兩點，尾梁打成了。老張順擦着頭頂上的汗珠微笑了。

“協作號”鍋爐

鍋爐是機車的動力。它是一件長十一公尺，重二十噸的大家伙，工廠在六十年來的修理工作中，鍋爐那個大圓筒，是始終沒有修過的。要製造鍋爐，按說從設備上、從人力上、從技術水平上都差的多。就是全國製造機車最有經驗、設備完善的大連工廠，在製造第一台鍋爐時，也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可是工廠把這個任務交給鍋爐車間，期限只有廿多天。當時有人懷疑說：“這不是說夢話嗎？”

工人們整天圍着車間王主任要圖紙要材料。可是當時材料還沒有買到，車間主任也急的沒辦法。過了兩天，向廠長對王主任說：“計劃又修改了，鍋爐要提前兩天完成！”大家一聽更急了，這真是越渴越吃鹽呀！

五月廿六日的晚上，材料科打來了電話，告訴他們材料已經買到，但是還在天津和大連，一時運不到廠。工人們一聽樂壞了，當夜，八級鉚工匠王福順就領着工友帶着工具坐上火車去天津了。汽車拉着氧氣和瓦斯鍋連夜跟着趕到天津。

汽車到了天津材料廠已經半夜一點多鐘了。因為材料廠

是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大門鎖着，鑰匙在廠長手里呢！王福順領着人又打聽到廠長的家里。他們敲開廠長家的門，把廠長從床上叫起來，王福順向他一說來意，這位廠長非常高兴，連忙進廠幫助取材料。

几个工友一看見那張大塊鋼板，兴奋的在板上跳起來。他們蹲下就開始量料的長短。本來材料廠是不准動烟火的，可是大塊鋼板必須用氧氣燒斷才能起運，王福順和材料廠長一商量，廠長說：“我們也打破常規，把我們這個材料廠暫時借給你們作車間，你們干吧！小心點兒就行！”

他們叮叮咚咚忙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在天津又租了兩輛大汽車把材料裝上，人就先回廠來了。

到晚上，材料運到了。大家一看這幾張二十公厘厚的鋼板，又都着急了。因為要卷成大圓筒必須有大滾板機才成，可是工廠沒有這套設備呀！工廠和北京各廠一聯繫，才知道金屬結構工廠有機器。大家一聽說北京要造火車頭，舉雙手來支援。汽車把鋼板一送到那裏，他們把自己的計劃都往後推遲了，連夜就進行加工。那些技術棒的老工人都來親手操作，不到一天，整個鍋爐的幾個大圓筒都滾好了。

鍋爐不但龐大，又是裝水裝汽的精細工作物，所以一定要把圓度調整好，一定要把鍋爐焊接好。過去大家都沒有干過，沒有把握，而且，剛卷完圓筒的鋼板，又不能用汽車運，如果一頭變了形，就更難辦了，所以必須就地想辦法解決。

金屬結構工廠附近有個洪興鍋爐廠，不知怎麼他們聽說了，連忙就叫把鍋爐圓筒送到他們那裏。因為這個工廠是專門生產鍋爐的，技術水平很高，本廠也去了十幾個鉗工和電焊

工，一方面學習，一方面干活。洪興鍋爐廠的孫廠長和車間主任親自領着人干。其中有位五十多歲的老工人，掄起大錘就干了半天，那干劲比年青小伙子還大。

那位孫廠長和車間主任一直跟了三天兩夜。有一天半夜兩點多，長辛店廠去的電焊工張清長他們幾個正在焊接縫，為了焊的快些，就在兩邊偏着焊。孫廠長過來了，一見便着急地說：“你們怎麼偏焊？這樣質量不好，趕緊鏟掉重新平焊！”張清長和幾個工人都呆住了，他們想：“這樣焊焊縫只差一兩公厘，對質量該沒妨礙吧。”孫廠長見他們不說話，就嚴肅地說：“這是咱們北京造的火車頭呀！誰也不能讓它的質量差一點！”大家都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几節鍋爐大圓筒終於在保證質量的原則下作好了。鍋爐上用的喉板和門板是從大連運來的，等它運到就是六月三日了。就在六月三日這一天，戚墅堰工廠傳來了座爐的消息（座爐就是鍋爐已經完工，安到車架上了）。這下子更促進了工友們的干劲，向廠長說：“鍋爐還得提前完成呀！咱們加把勁努力追！”

整個鍋爐進行了緊張的組裝，車間王主任一見王福順兩天兩夜沒休息了，就下命令強迫他去睡覺。王福順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了車間。可是他剛走了，鍋爐就出了問題，組裝找正始終也找不好。王主任想派人去叫王福順，可又覺得他太累，該讓他休息，正猶疑，一轉臉突然發現王福順正在自己身邊呢！

鍋爐組裝好了，緊跟着就是焊接鍋爐，過去，鍋爐各圓筒和各板都是用鉚釘鉚在一起，這次學習蘇聯先進經驗要全部

改成焊接。有的人不相信，他們說：“電焊焊完非敲不可。”這些年青的電焊工們信心可很足。電焊技師郭士舉和領工員郭士元也都守在鍋爐旁邊。夜里電焊光閃閃地照亮了整個大廠房，突擊隊長張清長焊了一夜，眼睛紅了，可是他還不肯休息。女焊工張艷英，她姐姐來信叫她放假去玩她卻不去，韓榮只顧焊接，中午愛人送飯來，都忘了去拿了。門口有個不認識他的工友，一聽說韓榮正在趕焊新機車，便自動把飯替他一直送到車間。

前后只用了十二天，鍋爐完成了，過去，換一塊鍋爐的門板還要用十四天呢！一進行水壓試驗，沒有一處滲水。

后来，當人們說起這台鍋爐的時候，有人說：“這台鍋爐應該叫‘協作號’，沒有兄弟工廠的幫助，咱們真做不成啊！”

一場“淮海大戰”

整個工廠在沸騰着。機車車間里比過年還熱鬧，幾萬件零件陸續從各車間運來了，準備在這裡組裝成一台車。

機車車架又大又長，過去誰也沒立過，工廠也沒有固定工具。夜里車間齊主任開完配件會議從樓上走下來，心里正在考慮怎樣立車架的問題，一低頭就看見車架兩旁像兩串長龍似的。仔細一看，才知道原來車架已經不知在什麼時候被工友們立起來了。六月初的夜里，天氣還有幾分涼意，但是車架周圍的人們都是滿頭大汗。小伙子劉寶來穿着背心，全身的汗珠直往下流。

到六月十二日中午，萬事俱備，就該座爐了。一檢查突

然發現灰箱吊座報廢了，必須另做一個新的。這下子可把人們急壞了，到了這時候，現作配件怎麼行呢？這不是火燒眉毛嗎？

偏偏在這時，又傳來了戚墅堰工廠落車（就是安上了車輪）的消息，大家一聽人家快交車了，更是急上加急。

調度科副科長陳瑞，親自下去催這個配件。他告訴了翻砂車間，工人們立刻就翻砂，轉眼就鑄出來了，中午他跟着這個配件來到了鍛工車間。因為還要經過燜火，要放到太燜火窩里去燒，他想，放到窩里去燒，等到燒紅需要經過幾個鐘頭呀，不如趁這個工夫去吃飯。

他心里很急，恐怕為這一個配件影響出車，在外面三口井兩口的狼吞虎咽吃了一頓飯，就趕緊跑進廠里來。等到他跑近那燜火窩旁一看，窩里什麼配件也沒有了，再看看周圍也沒有。奇怪，配件哪里去了呢？他問工人，才知道已經送到部件車間加工去了。他心里一陣驚喜，自己是來催配件的，倒成了追配件的了。當他趕到部件車間時，才趕上了，他摸了摸，配件還很燙手，有兩個工人拿着扇子正在給配件扇風，後來實在等不及了，老工人劉在屏手里墊着棉絲旋將配件放到機床上加起工來。

到夜里十點鐘，這個配件終於趕出來了。兩架大天車吊着一個龐大的鍋爐嗚嗚地過來了，座爐了，霎時，整個大廠房裡沸騰起來，大家都揉揉眼睛靜靜地看着鍋爐座落在機車的車架上，向廠長顯得分外高興，廿天來，他到處奔走，日夜繁忙，現在他終於看到新機車的模樣了，心裡怎麼會不高興呢！這時候，大關大險雖然已經闖過了幾道，但是，更艱難更複雜更細

致的工作还在后头。

向厂长把办公桌搬到新机车的旁边，自己眼看着机车组装。播音器也搬上来了，各种配件摆满了新车头的两旁，各车间主任、工程技术人员都来了。机车车间各班组长连夜加紧干起来。

紧接着十三日夜里十二点机车就落车了，机车的车轴装上了，立刻司机组的全部人马都上阵了，机车的机械部也都一一进行安装。

自从落车以后，更加紧张起来，播音器里，“英雄渡过大渡河”的豪迈歌声响彻云霄。黄厂长，向厂长，都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士，今天，他们站在指挥建设的岗位上，真是个浑身是劲，不减当年。

少一个什么零件，向厂长就命令加工车间马上加工。机车图纸原来是由一个技术员拿着，各班组的工友们有不明白的想拿图纸看看办不到，因为全厂只有这一份组装图。向厂长一看，便叫技术员把图纸放在机车前面他的办公桌上，谁不明白都来这里看。工友们一听，可高兴了，都说：“图纸送上门来了，这样干可快多了。”

机车的管子有粗的、细的、长的、短的一共有一千公尺左右长，装到机车上和网一样。任务大，工序又是最后一个，把领工员谈玉和急得怎么调人也调不开。这时向厂长看见他着急的样子，过去就问：“你们要在今天夜里装完，有什么困难？”谈玉和说：“就是人少，活多。”老向立刻一个电话，把动力车间的管工班全班人马叫来了。

、这边刚解决好，那边又出了问题。机车前头的烟箱大门

关不上了，向厂长便又把工友和技术员、领工员都叫到机车前面开诸葛亮会解决它。夜里，他又走到“二七”老工友姚德胜面前说：“姚师傅，好好注意休息呀，多说两句话就行了。”姚德胜老师傅感动的逢人便说：“咱们向厂长表面像个粗人，其实可是粗中有细呀！俗语说，帅坐辮，兵自奋，这可一点也不假。见他没黑夜白日老守在这里，连我也不觉累了。”

被人们称为“机车大夫”的老陈潏，比别人分外忙，新机车上的自动加煤机是一个关键活。过去几十年来，机车上都是用人撒煤烧火，只在近一两年，机车上才有自动加煤机。不但工友们干不好，就是老陈潏对这个活也不太熟。他想，这是工厂几十年头一次造机车，自动加煤机要是加不上煤，那才笑话呢。

这虽然是一套小装置，可是也有瓦有轴、十字头、摇杆、汽室、汽缸、齿輪和大螺旋杆，哪一件的作用不正常，煤也加不到鍋爐里去。

他们把加煤机做好，装到车上一试，怎么也加不上煤，这时别人都着急了，眼看机车就要完工了，这怎么办？老陈潏心里也很急，干活却还是很沉着，夜里他戴上老花鏡鑽到車底下，像大夫給病人治病一样，一件一件的检查机器上的另件。他把汽缸前后进汽的次序調整好，可是一轉动还是不行。这时有人着慌的说：“查查圖紙吧，別是干錯了吧？”老陈潏却还是沉住气往下检查，后来才发现原来管道里运煤的螺旋杆和管道中間距离大，叫煤給卡住了，他连忙和大家拆下来把螺旋杆的扣加高了。这样装上后，一开汽門，煤就从管道里自动飞进了鍋爐。

新機車上到處都是人。夜里叫誰回去睡誰也不回去。王國柏忙了這里忙那里，上車下車的爬上鑽下，忙的簡直沒眨眼的时间。可是在兩天前他還在大連呢。原來這台新車比過去的車多了一個給水預熱器，上邊一根管子下來，再从鍋爐里出來就變成了三根了，大家拿着圖紙左研究右研究仍然研究不出結果來。王國柏管這個活，他跑到機務段去問，也不知道。他又跑到大連去學習。這時候，新機車的各部都已經接近完工了。他到了大連，下了火車就奔工廠，找到那里的技術人員和工人，問清以後，翻身就跑回火車站，在大連总共待了兩個小時，就又坐上了回來的火車。齊主任還叫他在車上多睡覺，他怎么也睡不着。車到了北京，馬上跳上汽車，到了工廠，進了車間，拿起那根管子就動手焊。等到全車的管子組裝好時，這個分三路管子也裝好了。

在新機車上忙什么的都有，電焊光一閃一閃的，人們連躲都不躲。那些組裝的工友只要一說缺什么，馬上就解決，找到誰的頭上就是誰的。鍛工車間老有人等着給鍛活，什麼時候去了，什麼時候打。加工車間更不遲慢，缺什么零件，他們馬上就旋，立刻就交活。客車車間主任金寶義領着十幾個油工在一旁等着。金主任經常問向廠長：“該刷油漆了吧？”

向廠長越來越忙的不可開交，他在播音器前一再喊：“同志們，再鼓把勁呀！戚墅堰工廠已經趕過我們了！”原來在這時候，戚墅堰工廠已經快試車了，工友們一听，手底下勁更大了。

向廠長一回头，看見翻砂車間薄主任也來了，他半开玩笑地說：“老薄！有你什么事？你來干什么？”薄主任一听，笑臉

眯地說：“我也來看看，我不放心呀！”

有許多沒有活的工友也站在旁邊看着，大家都不願意離開厂房。已經夜晚十一点多了，車上用的各種鑲件還沒有來，大家都很着急。用電話問材料科，材料科的人說：人家北京電鍍廠正放下自己的工作，給突击新機車的鑲件。可是剛剛放下電話，只見材料科劉鳳年、劉志、李世祥等幾個材料員，抬着幾大筐亮光閃閃的鑲件來了。大家一見都樂壞了：前幾天在材料科還執行着下班不發料的制度，可是現在深夜十二點他們卻送貨上門來了。

夜更深了，可是在機車面前仍然是熱火朝天。在車上部安裝汽包外罩的工友們怎么也裝不合適了，不知道哪里出了毛病。向廠長立刻派工程技術人員上去。幾個技術人員上去後還是裝不上，一直弄到半夜三點，才檢查出是材料短了。這怎麼辦呀？有人說，時間太緊啦，用鐵板再接上一塊。有人就說，還是裁下一塊，長久沒有決定下來。向廠長便奮勇地親自爬上機車，檢查個仔細，最後他說：“我們這是新造車呀！怎麼急，也是質量要緊。也不能接呀也不能裁，再搞一個新的吧！”工人們一聽廠長的話，二話沒說就干起來。

天快亮了，向廠長還一勁的給工友們送茶水，他把幾盒煙大香煙一扯，往桌上一攤，見了人就說：“吸顆煙吧！”還不時的在播音器前喊：“累了的同志們，先休息，換別人！”可是沒有人肯停手。

在人們晝夜的苦干下，新機車越來越接近落成了。

試 車

六月十五日，是星期日，上午有很多人穿着新衣服進廠來看車頭，大家看着那深藍色的車身，和那些銀光耀眼的精巧配件，都舍不得離開它。

中午，一切完備，機車就要進行首次試運轉了。這時大部分人都去吃飯，向廠長在機車前邊一看，機車上頭那個火車牌子還沒有焊上，趕緊叫天車過來給吊上去，可是因為整個工作完了，天車司機也去吃飯去了，車間里人很少了。機車車間黨總支書記張貴亨一看，他急忙就順着梯子往天車上跑。可是底下的人等不及了，當張貴亨開動天車時，底下的李恒、徐孝增和修機車間趕來幫忙的人已經把牌子舉上去了。幾個人一托，電焊跟着就焊起來，趙學儉的手被電焊熔渣燙着了，連動都不動。向廠長急了，他在底下喊：“叫天車吊着干，人太費勁！”可是幾個小伙子仍然不放心，一直看着焊好了，他們才跳下車來。

不多一會兒，工友們又都回來了，緊接着就進行了第一次試運轉，汽笛嗚——的歡叫了一聲，機車開動了，奮戰二十五個日日夜夜的工人們，個個臉上都露出了幸福的微笑。向廠長一向是一個大膽的人，現在他却說：“我怎麼也想不到在六月十五號能夠出車呀！”

沒有想到的決不是他一個人。本來這台車計劃在“十一”國慶節完成，後來又改成“七一”獻禮，可是在總路線的鼓舞下，計劃一變再變，結果只用了二十五天就完成了。兩年以前，

工厂里还是这些人，修理一台机车也需要二十五天，现在，硬造出了一台机车。这样的速度，谁能想到呢？

六月十六日的早晨，老司机王同洲很早就进厂来了。他是多么幸运呀，六十年来工厂里造的第一台车将要由他驾驶着正式试车了。当领工员头天晚上告诉他时，他高兴的回到家把胡子修的整整齐齐，在床上翻腾了一夜，他高兴呀，越想越感到光荣！早晨，他小心地拿着检查锤，在机车上下左右统统检查了一遍，凭他卅多年开车的经验来看，他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质量好的车呢。他习惯的检查着每一个零件，最后便上了司机室。这时，车下面已经围了很多工友了，有的小伙子问他：“王师傅，这台车怎样呀？”他回过头来，用手摸着他那整齐的胡子笑着说：“古今中外要数它了！”大家一听都笑了。

上午九点钟，新机车开始剪彩了。这时掌声和群众的欢呼声响成了一片。王同洲坐在司机座上手里一扳汽笛手把，汽笛欢叫了一声，这台建设型5321号机车就徐徐地开动了，工人们抢着跑上后面挂的客车上去。王同洲乐的脸上笑开了花，机车一出厂门，他就扳动着汽笛手把，使机车呜呜呜的连叫起来。职工家属们的秧歌队早就准备好了，车开到长辛店车站，站台上早就挤满了人，五十多岁的老太太高兴的也扭起秧歌来。

机车在京汉铁路上，急速地奔驶着，老司机王同洲看着表针，一会儿达到六十公里，不一会又达到七十、八十，最后每小时达到了九十公里。车像飞一样跑起来，使他回忆起一九二八年军阀混战年月里的情景来。那时候，他正在綏远开火车，他开的那些外国车头每小时顶多跑四十公里，而且还常常坏在

半路上。那些車頭只能裝幾大桶水，每到一站就要上一次水，不然就開不動了。車頭上也沒有帽子，司機司機就在露天底下，風吹雨打太陽晒，當司機值班還不如蹲大獄；可是這台車司機室里像客廳，司機座椅又軟又鬆，要吃飯有蒸籠……他猛的抬起頭，兩旁的電線杆一串一串的往後跑，他探出頭來看看前邊車頭外面，“機車大夫”老陳毅和調動工區領工員武增林兩個人，手扶着扶手杆，靜靜地聽着機車機械部各閥的聲音，風力很大，可是他倆聽的入了迷，一動也不動。

車開到良鄉車站，站上人山人海，人家早就在等着了。車一站住，跟着試車的工友趕緊跳下車去摸大軸，頭一個摸到的人說：“大軸一點也不熱，跟吃了涼棍一樣。”向廠長跳下車來，摸了摸大軸，興奮地說：“對！跟吃了涼柿子一樣！”大家都滿意地笑了。

良鄉車站上敲鑼打鼓，人們把機車圍的水泄不通，調皮的年青人還特意上前伸手摸一下。良鄉電力修造廠打着大紅旗子來了，小學校的紅領巾來了。正在這時，開來一列旅客列車，車上的旅客看到車站上有這麼多人，一下子亂糊塗了，當他們聽到列車廣播員廣播時，都打開窗子探出頭來，熱烈地歡呼和祝賀。有的旅客把帽子都扔下來了。

新車頭又繼續向南開去，各車站都是像過節一樣，鐵路員工和居民爭先恐後的來看這台二十五天造出的新火車頭，大家一致稱它是“紅色的風暴”的再起。

跟着試車的工人們，高興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人人都感到光榮，個個都覺得渾身上下是勁。年青的工人們情不自禁的歌頌起自己造的火車頭來：

打破陈规和保守，
鼓足干劲争上游；
咱们多年的修理厂，
现在制造新车头。
前后仅仅廿五天，
造出特号大铁牛；
混身上下全是劲，
翻山越岭满自由；
拉的多来跑的快，
满不在乎山坡陡；

.....
.....

內燃機車的誕生

又一個新任務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九日的下午，全廠職工興高采烈的敲鑼打鼓，鞭炮齊鳴，喜氣洋洋的召開了萬人大會，這是慶祝造成蒸汽機車的慶功會，也是準備製造內燃機車的比武會。

體育場上坐得滿滿的人，各車間的比武書、挑戰書、決心書和大幅的標語口號擺滿了會場，台上台下到處充滿着節目的氣氛。動力車間黨支部書記張玉璞顯得分外高興，因為他就要代表全車間的職工到台上去比武了。几天前，當人們傳說工廠要試制內燃機車時，他也和大家一樣，听着這個內燃機車的名詞，覺得新鮮，還到處打听這東西是怎麼回事。後來才聽人家介紹，內燃機車是由電傳動的，這下子他心里可樂極了，心想，內燃機車用電傳動，我們車間就是負責電工的，這可好了。全廠做建設型蒸汽機車時，人家都干，我們電工就沒用上什麼勁，這回可該看我們的了。

比武大會開得正在熱鬧，突然鐵道部劉建章副部長來上台講話了。他是我們的熟人，九年前，剛解放的時候，我們工廠突击一萬塊道夾板，就是他親自給我們送來的第一面紅旗。

台下變得靜靜地，每個人都注視着台上，劉副部長一上台就向大家問好，他講話真像老朋友一樣，他說我們蒸汽機車造

的好，說“二七”老廠有股子干劲，當他說到希望我們造出更多的內燃機車時，台上台下掌聲雷動，工人們多么愛聽這個消息呀！

當黃廠長發出“十一”前試制成功內燃機車的號召以後，台下立刻沸騰起來，各車間的勇士紛紛跳上台去比武。比武正比的熱鬧，忽然台上出現了一個小伙子，這人誰也不認得，他一開口，人們才知道是北京工業學院新來廠的學生。原來，他們學校學內燃機的師生從報上看到這個廠要製造內燃機車的消息，就自動跑到工廠實習來了。人們使勁給他們鼓掌。張玉璞這時也跳上去，一把抓著播音器激動的說：“我們一定按著黨的指示敢想敢干，我們將內燃機車的電器裝置全部包了，保證……”。

一陣又一陣的掌聲，一直沒有停息。

一場緊張的戰鬥打響了。

張玉璞從大會場回到車間以後，就開始和車間副主任胡主任研究計劃。這時候廠部已經下達了計劃，分配他們車間的任务只是內燃機車的配電綫工作，電器的主要配件一點也沒有。張玉璞一看這計劃就涼了半截：為什麼不把大電機和電控制交給我們干呢？

他去問領導同志，領導同志說：“咱們一沒設備，二沒材料，三沒技術工人，實在沒條件干這個。現在到外面訂貨去了。”

恰巧這時候，到外廠聯系做大電機的人却回來了，他說：“人家倒是挺支持咱們，就是有一件，人家也沒干過這麼大的傢伙，不能保證時間。”張玉璞聽到了，立刻搶著說：“交給

我們干吧；我們保證時間。”領導上當時沒答應他的要求，叫他再慎重的考慮一下，因為這不是一件小事。

張玉璞回到了車間，立刻召開了技術人員、老工人和干部的座談會，他請大家研究一下，敢不敢接受這個任務。

大電機真大呀！過去這車間只修過幾個馬力的小電機，一聽說這個是六百馬力的，並且又不是修，是製造，人們的心里不得不打個頓兒。這麼大的電機誰看見過呢？一個也沒有。“二七”老工人何守禮在廠里工作了三十多年，手里也摸過不少電機，可是他也沒遇見過這樣大的。

孫主任說：“這個任務太光榮了，這是我們國家第一台內燃機車呀！可是，叫我們做，這裡有困難，咱們沒見過，沒干過，這個電機又是機車的主要部分，沒它根本不能走，你想，咱要做不成，不是影響整個工廠交車嗎？”

好多人在這個大電機的面前有點兒膽虛，張玉璞想：電機的技术只有牛玉璞懂得多，可是他去北京黨校學習去了，家里的人都不太懂得，又加上眼前材料也有困難，可的確是不容易。這時，他忽然想起黨常指示多依靠老工人的工作方法來，于是他叫何守禮老師傅講講。何師傅把眼鏡往上托了托，然後對着大家說：“依我看，困難就怕有心人，咱們沒見過大電機，可是咱們修過小電機呀！大小道理還不是一个樣。”

張玉璞一聽覺得對，這是一種支持的力量，他心里更硬棒了些。他聯想到：“我們人力少、材料缺乏，可這到底不是白手起家呀！這不是還有老何頭、李華亭、李振文、牛玉璞，還有……”這時他腦袋里忽然又閃過一個念頭，五年前，被稱為“電機大夫”的侯鳳林老師傅正退休養老，不是還能去找嗎？

同时，还有党委的支持……。他想着想着，这时会上的人也議論起来，有人说：“行呀！不会你，咱就照猫画虎。”青年人更是劲大，小苏子兴奋地喊了出来：“干！一定干！”

散了会，張玉璞和胡主任就去找党委書記要任务。

吳書記說：“好！你們勁头很大，党委支持你們。”吳書記簡短的两句話，多么有力气呀，張玉璞这些天来就想听见这样的声音。

“但是你們要充分估計到困难，”吳書記接着說下去：“你想羣众沒見過沒做过，又加上有些人心里有怀疑，促退派在各个地方又扯我們的后腿，我們眼前不会一帆风顺的。但是，也不能叫困难吓倒，你們可别忘了，我們造第一台火車头只用了二十五天！”

吳書記又和他俩談了一会話，指示他們，一定要注意發揮老工人的作用，一定和工程技術人員好好結合，还要注意質量。

張玉璞和胡主任感到渾身是勁，他倆从党委会出来已經很晚了，可是他們一到車間，还有很多人沒有走。大家一听说党委批准了，都高兴的了不得，当下就召开了干部会。大家說：“是嘛，咱們动力車間是工厂的一部份，怎能小看咱們！”大家一統計，决定开車間比武大会。

老烟囪底下坐滿了一大片人。大会正开得熱鬧，忽然司爐領工区張士海也站起来發言，大家一看是他，都想，你們燒鍋爐的，整天和沸水汽打交道，在這电机上發什么言？不料老張头一句就說：“我們也緊干电机，雖然我們每天燒火，掄鉄錘，电机技术懂得很少，但是我們要敢想敢干，把电机附件都

包了……”大家一听，嘿！有干劲，这一来，压风机组工区也抽人支援造电机，变压所的人也要干电机上的活。

决心书、保证书、挑战书像大鸣大放时的大字报一样，贴的满屋满墙，张玉璞一张又一张的看着，他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激动，他又进一步的认识到了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心。他想：有了这些人，上天也不难呀！

这时候，其他车间听到动力车间造电机的消息后，也抽出了优秀的钳工来协助，内燃机车学校的学员、唐山铁道学院的大学生们也来了，厂部又派了一位王工程师来指导。各处的支援又是对全车间工友的一个大鼓舞。特别是北京工业学院的教授还特意叮嘱学生们说：“你们参加制作的发电机如果装到车上不转动，那毕业就是0分。”

可是这时候，还缺少造电机上的“转子”用的矽钢片，厂里采购员跑了好几天都没有买到。后来听说太原钢厂有一部份，党委书记吴文彬知道了这个消息后，他白天布置好了战局，晚上就乘火车到太原亲自去买矽钢片。工人们知道了以后，都说：“咱们再不干还行？书记都成了采购员了。”

矽钢片买来了，动力车间里到处忙起来，车间里面干活站不开，就在外面搭上了临时棚子。有的小组更着急，就在露天地上干起来，连车间办公室也变成了车间。

八百多张矽钢片初步加工以后，就变成了和车轮子那样大小的大圆片。可是每一张矽钢片的周围还要加工出一百三十二个齿牙来，八百多张的齿牙全得一样，将来把它卡紧就成为“转子”，这个活可就成了大问题。

年轻的电机工程师侯国治，自从开始试制内燃机车以来，

和工人們一樣，日以繼夜的奔走、想办法，从心眼里盼望祖国的第一台內燃機車早日成功。他是个一腦子理想，一肚子热情的大学畢業生，可就是缺点兒实际經驗。电动部分本是使人最伤腦筋的地方，他只是从大学的書本上看到过一点点，制造这种大型的电动裝置，他也沒有經驗。因此当要加工矽鋼片周圍的齿牙时，他和王工程师一起研究了一番，便建議先制一个胎型(就是模子)，这样用胎型一压，八百多張上面的齿牙就都会一个样。

这办法当然很好，可是做一套胎型就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这怎么行呢？

張玉璞和胡主任就召集工人开会，叫大家想办法。何守礼又發表意見了，他說：“我說的話可不准对，我說这个算不了問題，你們看，”他用手比划着：“把这八百多片矽鋼片先摆齐卡紧，当中先鑽几个眼，串上螺絲一紧，把它們釘起来，再放到插床子上，插周圍的齿牙，就像給一本書切边一样，不就又整齐又規矩了嗎！”

大家一听全乐坏了，好呀！这又簡單，又不費事，用不了三天就能完成。

兩位工程师一听要鑽孔，連忙摆手說：“鑽孔那可不成！那容易产生渦流，又有飞刺，不成，不成！”

大家一听渦流，这可了不得。所謂渦流就是电走到这里不走了，产生热，等热度一高就会燒毀了电机，这当然就不行了。

何守礼說：“渦流不渦流我不知道，反正我保險这样准成，錯不了。”

正在这时候，侯鳳林老师傅进厂来了。这位退休的老工

人听说厂里正试制内燃机车，他怎么也在家待不住了，非要进厂来亲自看看不行。侯师傅原是厂里有名的“电机大夫”。他一来，大家忽拉下子就把他围上了，胡主任和他是老伙友，先就把砂钢片打眼的事和他说了。他说：“成呀！成呀！我过去就干过这个活。没事，产生不了涡流，鑽眼根本就不碍事。”大家听他一說，心里可有底了。

两位工程师觉得这么干没有根据，怕弄坏了，不同意鑽眼，但一时也拿不出更好更快的主意来。

車間里把事情反映到厂部。向厂长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他说：“我相信老工人的，干吧！你们干坏了算我的责任，干好是你们的成绩！”这位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办事情一向認真和果断，越是在事情的节骨眼上，他越拿的住，撒的开。

侯鳳林何守礼他们心里直兴奋，马上按照他们的办法做起来了。做好以后，刷上了絕緣漆，纏上綫一試驗，溫度比其他电机还低一度呢。

正在这时候侯国治也赶来了。原来他心里实在不放心那鑽眼的事，所以跑回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去問老师，查理論根据。結果，老师竟然帮着查出来，老工人提的办法是有理論根据的！把个侯国治高兴得要命，他連忙跑回厂来拿着書去告訴胡主任說：“行啦！”胡主任也笑着說：“可不早就行啦！”

五个临时工

砂鋼片加工以后，周围还有飞刺，需要磨光，因为电机里的每一个配件要求很严格，落上一点塵土都不行。打磨砂鋼片

可又是一件大工作，因为一个电机用的这八百多片，每一片都要打磨，可是一个半天才打磨几片，張玉璞想了半天想不出好办法来。他正出神，这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刚答应了兩声，突然脸上现出了惊喜，原来在大躍进的声浪中，工厂里新来了六千多名学徒工，人事科决定分配动力車間二百多人。張玉璞赶紧就奔人事科。人事科的人說：“你忙什么，徒工今天才来；那里能馬上就跟你去干活？你先回去准备几天。”他說：“我們早就做好准备了，我今天就要人！”當場就把二百多名徒工帶了回来。

張玉璞对这些徒工一講，他們虽然听不懂什么叫砂鋼，可是每个人一进厂就都知道工厂正在緊張的試制內燃機車，他們是多么想自己也亲手干一下呀！誰知道，进厂头一天就輪到这个活了。几个老师傅給他們做了示范表演，徒工們半分鐘就畢業了，他們很快就分头用砂紙打磨起来。張玉璞到材料科去領砂紙，一看庫里只有五百張，这可不够呀，怎么办呢？再去买也来不及了。他回去和大家一說，叫他們省着点用，可是这是“功不到，器不成”的事呀！这时有的徒工开始用磚头面兒打磨起来，張玉璞一看：“嘿！不坏！小伙子，这个办法值得推广啊！”那个小伙子臉一紅：“我們在家里种地擦鋤头就用这个擦！”“好哇！你进厂头一天就开始技术革新啦！”大家都笑起来。

八百多片砂鋼片整整打磨了兩天兩夜，就开始刷絕緣漆。电机里的工作都必須十分細致，絕緣漆也要刷得薄厚一致，而且刷上就得干，大家用刷子刷完一看，可坏了，深一道淺一道。接着用劈柴火烤干它，誰知道用火一烤，砂鋼片变形了，

絕緣漆也飛了。這實在是不行。聽說良鄉電機廠有設備，工廠一聯繫，人家真支持，滿口答應了。可是把砂鋼片運到那裏，人家一看，這怎麼行呀！得把上面的漆再打磨掉才能刷。

張玉璞一聽，心裡就急了，這可真是火燒眉毛。中午，他趕緊集合了二百多名徒工，再去良鄉打磨絕緣漆。徒工們一聽說修內燃機車的配件，都要求趕快走。這里喊着要去，可是還沒吃飯，於是張玉璞就帶着他們跑到食堂，每人拿了三個饅頭、兩塊咸菜就往火車站跑去了。

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徒工們回來了，跟着砂鋼片也拉回來了。人們問工程師，怎樣把這些片片很快地組裝成一疊，他們也說不出好辦法來，因為他們也沒見過這麼大的電機。

張玉璞心裡非常着急，已經到了夜里十一點，他坐着小汽車到外邊工廠去請人指導。汽車司機大東和他的心一樣，开着最高的速度來趕路。夜里終於找着了了一個工廠的工程師來幫助。可是那位工程師分析了一下情況，就說得做一個胎再組裝才有把握。

做一個胎型，好倒是好，可是遠水不救近火，怎麼來得及？必須另想辦法，要當夜就解決。

這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要把八百多片砂鋼片壓緊壓嚴擺直，這八百多片上所有的齒每一個也要對齊，成筆直的，歪一點都不行。車間里別的工作已經準備好了，都等着這個活了。

夜里兩點多鐘了，辦公室里只剩下了黨委組織部長王漢臣和張玉璞、張耕、王金生、侯國治幾個人了。王漢臣說：“再沒有辦法了，咱們幾個門外漢干吧！”幾個人一商量就推王漢臣

当总指挥，工程师侯国治当检查员，说干就干，他们五个人分工负责。原来这种砂钢片只有五张报纸那么厚，五个人轻拿轻放，为了不蹭掉漆保证质量，放上五张就调整一次，还找来两个徒工来擦磨土。一张、二张、三张……，往上码起来。五个人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从夜里二点多一直干到五点多，这时已经码好了。侯国治拿过水平弯尺一量，满意地说：“嘿！真叫整齐呀！成功了！”几个人一听忘记了疲劳，都很兴奋。

“好吧，压吧！”一开水压机，不知怎的，一下子又歪了。

王汉臣原来是机钳工，虽然对电机是外行，可是他也知道一些生产方法。他仔细地找着毛病，把不齐的地方又轻轻敲打着，他忽然想起来，只要注意点，用螺丝压紧不行吗？他们五个人一研究，立刻把歪找好，往上紧螺丝。

这时东方已经发白了，经过一夜的劳动，厂房里已经安静下来，可是他们五个人仍然在精神饱满地工作着。

“每个螺丝上紧三回，这样平均上压力就保险不歪了。”

“这回它可听话了！”

当太阳光刚刚射进车间的时候，这个电机里的转子终于组装成功了，五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会意地笑起来。正在这时，领工员刘南田回来了，他盯了几天几夜了，半夜后才睡了一会，清晨，又头一个进厂来。他一想到组装这个转子，心里就特别着急，走进办公室里，有几个人还在睡觉，往南一看，有几个人正在干活。他走近一看，只见五个“临时工”围在那里，张玉璞正在拉吊链往下落这个转子，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定睛一看，才看出真是这个使他日夜惦记的“转子”，已经装成了。他什么也没有说，心里非常感动，脸都红

了。張玉璞忙說：“老劉！關鍵解決了！”“好呀！那咱們該纏綫了！”劉甫田一邊回答，一邊向卷綫班跑去。

玻璃絲和棉皮綫

卷綫班一聽說“轉子”總裝好了，他們更急了，可是材料還沒有買來，特別是纏綫用的玻璃絲綫還沒解決。老師傅何守禮和李振文整天在琢磨這件事。

一天兩天，很快半個月的時間過去了，玻璃絲綫還沒有解決。時間向來就是不等人的，工友們都急了，在小組會上，何守禮、李振文提出用棉皮綫來代替玻璃絲的建議。可是有些人說，用棉皮綫保證不了電機的質量，咱們是“二七”老廠，要是機車出廠後，電機在半路上燒壞了，那多丟名譽呀！

何守禮和李振文說：“用棉皮綫不會降低電機的質量，你們看電機里边有焊錫，這焊錫到溫度120度就要溶化了，可是棉皮綫的耐熱性能達到130度呀！如果焊錫不化，那麼棉皮綫也就不會壞。”

侯國治急了，他是主張用玻璃絲的，覺得用棉皮綫沒根據，怕不行。他說：“我去找玻璃絲，拚命我也要把它找來。”

怎麼辦好呢？大家當然都知道玻璃絲綫絕緣性好，耐熱性也好，可就是——現在沒有！讓不讓老工人用棉皮綫試驗？又讓不讓侯國治去采購？

車間主任又把這個問題報告給向廠長，向廠長又果斷地決定，叫老工人試驗！同時，也批給侯國治一輛小汽車，叫他也去采購。

侯国治真个在北京找尽一切門路，連跑了几 天，也沒买到。后来听說京東有家农民会紡玻璃絲綫，他很高兴地帶着很多玻璃棉就找去了。

到了那位农民家，人家早就入社了，侯工程师把內燃机車的事情一說，老头和老太太都笑了，老头說：“那我們一定挤工夫給你們紡，支援你們。”說着就和老太太紡起来，他們正紡，一会儿兒媳妇也来了，一听說是帮助造內燃机車，虽然她不懂得是个什么玩艺兒，可是她知道这是工人老大哥在大躍进，于是也帮助公公婆婆紡起来。

紡出了一根兒，侯国治拿过来凑近眼鏡一看，他很滿意，二、三天来，这是他头一次看到玻璃絲綫，想不到这种稀罕的东西竟出于这两位老农民的手里。兩位老人見他这样高兴，臉上也禁不住露出微笑。

侯工程师問老大爷：“您一天能紡几十斤呀？”老头惊奇的說：“到不了几十斤，我們老倆口加把勁每天頂多能紡二兩。”侯国治一听，心里登时凉了半截，他說：“你們能不能再快点呀？”老婆对老头說：“那么咱倆也大躍进吧，給这位同志多紡点！”她轉过身来又对侯工程师說：“同志！你們用多少呀？”侯工程师說：“我們一台車要用五百公斤，而且三、兩天就要解决！”“噢！”兩位老人立刻惊住了，“五百斤够我們紡十年的了”。

侯国治沒有灰心，他想既然能紡，我不如到棉紡織厂去看看，用机器紡不是更快些嗎？他到了京棉一厂，人家說紡不了这个，把他介紹到二厂。这天是星期六，正好是二厂休息，于是他直接就打听到工程师家里去。二厂的工程师听說造內燃

機車，也非常支持，叫他明天把材料送來試試。

第二天工廠里有汽車到北京去，侯國治就帶着兩麻包玻璃棉跟車又去北京了。到了廠門口，把玻璃棉卸下來，因為汽車有其他的任務，司機就开着車走了。

侯國治拖着兩大包玻璃棉，到了工廠門口，抬頭一看，壞了，原來這裡是國棉三廠，離二廠還有好幾里地。這怎麼辦呢？他一個人扛不動，時間又很急，他不顧一切，自己用手拉了一段路，怎么也拉不動了。

他正在着急，迎面來了一輛驢子車，只見一個老農民趕着車，像是進城里去的。車還沒到跟前，侯工程師就跑過去，對那位老農民說：“老大伯啊，我是長辛店的，我們工廠……”老農民一聽說造不燒煤的火車，心里很高興，他把車轉過去，對侯工程師說：“那我先來一趟吧！”老農民又幫助把玻璃棉裝上車，一直送到國棉二廠。

到了國棉二廠門口，侯工程師趕緊掏出錢來給那位老農民，老農民擺着手說：“我們是合作社的，應該幫工人老大哥的忙，你們早點造好那火車吧！”說着連頭也不回的就揮鞭走了。侯國治懷着一團感激的心情跑進國棉二廠。可是，結果在二廠也沒有試驗成功。侯工程師辛辛苦苦地跑了好幾天，只得還是空手回到廠里。可真把他急壞了，只怕內燃機車因此造不成。可沒想到，當他在外面買玻璃絲的時候，卷綫班按照兩位老工人的辦法正緊張地工作着，用棉皮綫纏，等到他回來的時候，已經快纏完了。

火热的铁块

党委组织部長王汉臣从厂部會議室出来，直奔鍛工車間。

原来这里又出現了一个大問題。在內燃机里得有一根曲軸。这根曲軸有兩吨多重，連八級老鍛工也沒打过这样的活兒。可是又要得很紧，因为还要进行加工和組裝。所以厂部剛才召开了干部研究会，解决这个困难。头一件困难就是沒有材料，因为工厂沒做过大件活，所以材料科过去也沒准备。按照标准應該用四百公厘見方的料才能行，可是把工厂各处都搜遍了才找到一塊三百五十公厘見方的材料。干部們一研究，都不敢作主，恐怕做不成影响出車。干部会上大家商量，看来只有到鞍山去买材料，为了爭取時間，还得用飞机运。王汉臣覺得去买以前，还應該問一問工人才对。

他到了鍛工車間，立刻和車間党支部書記高起召集工人开会。原来工人們早就在研究这个問題了。八級鍛工李偉雄正在低头考虑，这时王汉臣說：“老李呀！这回就看你的了，俗語說‘巧媳妇做不出無米粥’，这回就不給你米，叫你做鍋粥，你怎么办呢？”

李偉雄，这位三十一岁的八級鍛工，臉上黑里透紅，他那結实的身材，一眼就看出是个能干的铁匠。几天来他和小組的工友和車間主任、技術人員已經三番五次的在想这个問題，想了又画，画了又擦，二十年來，他沒有伤过这样大的腦筋。当他听到王汉臣同志叫他名字的时候，身上充滿了力量，他說：“办法我已經想过不下一百遍了，我認為这块料还是够用的，

不过要用角对角的打法，只許將活打圓，不能叫活打長，这样就一定能够用！”

“大胆的干吧！党委支持你們”，王汉臣說。

这块料有五千斤重，五尺長。車間里的大爐燒不开这块料，汽錘上打不动它，裝爐不好裝，出爐就更難了，什么样的大鉗子能夾住五千斤重的东西呀！

听说南口工厂的设备好，工厂一联系，人家把活放下了，先加工这根曲軸。

李偉雄帶着全小組的工友坐着汽車拉着这块材料就去南口工厂了。車間主任和技术員不放心，放下别的活也跟去了。

他們把这块鋼料放进大爐里，整整用了四个小时才把它燒紅。李偉雄打开爐門一看，才知道又不妙。原来他計劃先燒一半，誰想到，人家爐大，一下子全燒紅了。往外拉，五千斤重怎么也拉不动，平常用的火鉤子根本不管用了，往前一鉤，鉤子就直了。再說，这么一塊大紅鉄，人怎么靠近它呢？

簡直像“上甘嶺”战斗一样，任务艰巨，時間又分秒不讓人。

李偉雄，这位年青的共产党员，十二岁就开始在鉄爐旁抡大錘了，十九年来，火爐把他煉得剛強了，他知道，越是在这样的任务面前，越要勇敢、机智、只許向前。他忙把南口工厂的老师傅們請来，叫他們帮助想办法。一位老师傅說：“我干了一輩子鍛工，还是头一遭瞧見这个家伙。”他們的主任，領工員也全来了，大家真是急中生智，很快就找来一根長長的扁鉄，把扁鉄燒成二道弯，幸好，爐有后爐門，就从后爐門把二道弯的扁鉄伸进去，那一头和天車上的鋼絲繩連上，一开天車，鋼

料就乖乖的拉出来了。

真是金光耀眼，干燥的热气使人喘不过气来。夏天，鍛工車間本来就是高溫，这一下子更热了。李偉雄双手拿着早已准备好的一公尺長的半圓鉄，掌握着这块紅料，手套烤得冒烟了，头上流的汗珠淹了眼睛、浸洗着他那黑紅的臉，他穿了三層衣服，霎时像被雨淋了一样。本来已經准备了两个护身挡，用挡子挡着热，可是誰敢拿这个呢。热，一种特殊的热，真好比把人填进火海一样。李偉雄有心想后退兩步，可是这时汽錘不停地开动起来，汽錘的每一下都打在他手里拿着的那个半圓鉄上；他想，如果我退回去，汽錘直接打在鋼料上就容易打廢，那么一切前功尽棄，直接影响着整个機車的制成。这是对鉄匠，对一个共产党员的考驗。他用極大的耐力忍住了。汽錘跳动着吼叫着，震动着大地，李偉雄的臉也像紅鉄一般，可他仍然不停的在錘前掌握着这块紅鋼料。一直打了半个多小时，第一火才打完。主任和技术員赶紧跑进去，拿着卡鉗一卡，都滿意地笑了。証明这块料能够打成曲軸了。

李偉雄这时才有点發暈，他跑到盛鹽汽水的水筒前一口气喝了五大碗，他还要喝，車間主任把他拉走了。

他坐下来，一摘手套，兩只手通紅，汗毛已經連根都看不見了。再一看脚上穿的皮鞋，皮鞋帶子已經烤坏了，脫了鞋袜一看，兩只脚冒着热气。

这根曲軸终于打成了。

在机床旁边

可是，車上不止有这些發勁的活，更要緊的是有許多特別精細的活。曲軸、曲軸箱、齒輪……那个都是不准差一根頭髮絲粗細。

加工曲軸的任務是由修機車間完成的。干這活的老師傅王士勇累得胃病都發了，但他不言不語地蹲一蹲，還是干。郭恩榮這些天，每天從早到都全神貫注地盯著這活，連家里養的他心愛的兩只兔子都忘了喂，餓死了一只。連家屬們也都知道這回造內燃機車的事情非比尋常了，王環老師傅家里的人，這些天特別給他做些好飯吃，每次來廠送飯都是餃子、香湯，希望他吃了把活兒干好。

曲軸旋出來，再一個任務便是曲軸箱。

在機車輪領工區的小办公室里，挂著一大張淺藍色的圖紙，圖紙上畫的是曲軸箱。這張圖紙有三公尺長一公尺寬，這么長的圖紙，過去別說看，連想也沒想到呀！那圖上面密密麻麻的小數字都數不清。自從這張圖一挂在牆上，年老的車工和青年的車工團團圍住，大家好像看稀罕似的，都伸著脖子看呀看呀，看的眼睛發疼，可是誰也看不懂。有人說：“現在咱們干的活要求相差不超過零點二五公厘還有困難呢，這個要求相差不超過零點零二公厘，那怎麼能達到呀！”

領工員李鳳海是個有廿多年經驗的老車工，當黨支部書記梁潤把加工曲軸箱的任務交給他時，他說：“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困難再大也不怕，啃也要把它啃出來。”他看圖紙，只見

深的、淺的、大的、小的、斜的、歪的，什么样的管道都有，里边还有看不見的，真像人身上的心臟和血管一样。把圖紙看完以后，他便把几个七級工匠找来，开起了“諸葛亮”会。支部書記梁潤也来了。大家都說：“这样光荣的任务，不接还等什么！要求的是精密，我們大家都細心干就对了。”

大家把这个兩公尺多長的毛料往大鏢床上一放，剛好摆下。七級旋工張文彬勇敢地接受了找正的任务，这是精密度要求最高的地方，一絲絲不許歪斜。張金銘、刘永平、王德林也来帮助他。張文彬細心地垫好，找的很規矩。为了怕变形，在上面按了四个千分表，如果那个地方动一根头髮絲的六分之一那么大，千分表就会报出来。張文彬找好正以后，就晝夜不停的守候在鏢床弯边，每隔一会儿，他就去看看表針动沒动。有一次，他一看到表針动了很多，七月的夜晚，急的他渾身立刻出了一身冷汗。他从十一岁进工厂学徒以来，还从来没有这样着过急呢。到操縱台前一看，幸好这时沒有加工，他松了一口气，赶紧又調整好了。从这一回以后，他更加寸步不离了，兩三分鐘便去看一次千分表，終于，完全达到了精密的要求。

曲軸箱里边要銑九个六孔，箱上还有孔，深淺大小全有，都是分毫不能錯的。李鳳海找了老工人和北京工業学院、唐山铁道学院的学生一塊兒来研究，創造出新刀具，来干这个活。三个班晝夜不停地輪战，五天五夜，終于把曲軸箱做成。

于洪貴担任做內燃机車排气进气凸輪，是質量要求相差不能超过一根头髮絲的三分之一那么粗。

于洪貴回到家里，連夜画出草圖，用紙剪了模型，第二天，

找技师張德岩、張斌和两个老师傅看了，都说，可以，这才着手干。这时正好来了一个唐山铁道学院和一个北京工业学院的大学生，三人就合作干起来。

三个人按服模型紧张地组装，忙了一个够，头一次试验没有成功，活兒推进去拉不回来。可是周围并没有一个人说风凉话，谁过来谁都帮助想主意，忽然一个师傅说：“呀！你们加上一个弹簧不就拉回来了吗？”这一句话点醒了于洪贵，他立刻点头称赞，说着马上就装上了弹簧。

改了十几次，好容易完成凸輪加工第一道工序，接着还得磨。当于洪贵刚开始磨的时候，忽然发现砂輪不合适。他和車間主任一說，想不到厂里的中央工具室主任馬上亲自来找他，問他要什么样的砂輪。于洪贵提出要求后，工具室一查，厂里没有，馬上派人上北京去买。当天晚上就把砂輪送到于洪贵手里了。

于洪贵干活的车床那个电机温度很高，又加上正是七月的天气，热的透不过气来，他什么话还没說，車間梁主任已經送来了一台电扇，直接安到他的车床上。

厂长每天都要来看他，关心地問他：“老于！怎么样，能完成吧？”用期待的眼光望着他。

車間梁主任一天要看他几次。每一次都問：“你还需要什么就說話吧！”

于洪贵見这光景，心想：“真得把整个的心攔在这上头啊！”可是，当磨第一件活兒时，砂輪轉着轉着突然磨了一道極淺極淺的小道道兒，磨坏了，急得于洪贵一天一夜都守在車床旁，他开開車試一會兒，又关上車找毛病，細心地找，拚命

的找，可是总着不出来。沒了办法，他就上外边去轉，晚上走到部件車間，看見那个磨床上不是直杆的，回来以后就动手把自己的直杆改了，可是一試，还是不太好。頂班的来了，讓他回家。他回到家里哪睡得着，躺下用手比划着，想着想着，忽然想到車軸在里边不停地轉动，那么垫圈一定要完全合标准，不然軸轉动不均匀，砂輪也就磨不平，別是毛病出在垫圈上吧？想到这里他跳起来，一口气就跑进厂回到車間，赶紧拆下軸来，换了一个垫圈兒，再一開車，轉得滿好。

一塊又一塊的凸輪从車床上搬下來，簡直都能照見人。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三十二个凸輪終于完成了。精密度达到了最高水平，最多的地方相差零点零二公厘，等于一張報紙的五分之一，一根头髮絲的三分之一。用肉眼簡直都看不出来。

胜 利

先鋒旗帜火样紅，
高举紅旗齐奔騰，
繼承“二七”英雄志，
英雄于今更英雄。

破巨浪，跨巨龙，
“二七”老厂乘东风；
紅色風暴接連起，
冲向技术最高峯！

党的领导光輝照，
羣众干劲冲九霄；
共产主义大协作，
打响内燃第一炮。

先锋旗帜火样紅，
高举紅旗齐奔騰；
繼承“二七”英雄志，
英雄于今更英雄。

一九五八年九月六日这一天，对長辛店老厂來說，真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一台嶄新的“北京建設”牌六百匹馬力的內燃機車从工厂飞奔而出，風笛“嗚”的一声欢叫，经历了八十八天的緊張战斗的工人們，听到風笛欢唱和馬达嗡嗡的响声时，个个滿面笑容，心情激动。

九月十三日機車剪彩那天，铁道部机务局宋局長来參加大会，他說：“祝賀你們造出了祖国第一台內燃機車，希望你们造得越多越好！”北京低压开关厂、北京汽車修配厂、北京電車公司、北京电气仪表厂、北京綜合仪表厂、北京無軌電車厂、良乡电力修造厂、朝陽电机厂、北京第一机床厂、蓄電池厂、北京仪器厂、北京鋼絲厂、北京电解銅厂、光明橡膠厂、大紅門压銅厂、北京电綫厂、永定机械厂等卅多个协作單位都派来了代表。全厂职工象过节一样，和这些协作單位的代表們热烈欢呼和庆祝內燃機車的誕生，庆祝大躍进的胜利，庆祝总路綫的胜利。在人們欢呼声中，这台披紅挂彩的新機車，拉着参加剪彩的人們，駛向了京汉鉄路上。

两天后，正是八月中秋，这台新机车正式投入了铁路运输业务。它载着第一批客人——彭真同志和中央机关的一些工作同志，离京南下去视察工作。

如今京汉路已经不是贫寒路，琉璃河也不是流淚河。一九〇一年京汉铁路修建的时候，有谁会想到这条铁路能有今天！内燃机车的制成，标志着我国的机械制造工业开始以头等的技术来武装我国的铁路运输。它是我国铁路运输动力发展的里程碑。听！嘹亮的风笛声同机车的马达声合奏起凯歌：

天上星星再多，
比不上我们的奇迹多，
谁见过：
六十年的老厂，
制造出内燃机车！
我们的时代啊，
真是唱不完的赞歌！